



見素集卷四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西征稿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  
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



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  
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  
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幹  
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

顧命之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

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爲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誅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



身素集卷之四  
二  
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  
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  
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  
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  
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題奏下某部與某

勅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

有作威偏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

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

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

帝哉

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



身素集卷之四  
勢議  
三  
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  
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  
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  
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  
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



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

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

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潘王金枝玉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

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

伯非勲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騙索任情中

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

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

發克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勲戚之心



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越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間廢

罷黜致

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搥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爲財易足也劉瑾



括盡天下之財富於且一家之用或如  
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  
居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坊之屋多於

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  
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  
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  
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回  
祭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  
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  
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  
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  
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  
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  
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  
川夔保監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  
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竭  
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  
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  
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



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劉瑾即  
未自反逼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  
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  
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頒之

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之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  
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  
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

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况誠

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  
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却追巡撫巡鹽枉  
道回家僭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  
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  
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  
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  
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兩至一百兩亦極矣  
劉瑾取受始即三五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  
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



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  
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  
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  
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踈遠之言未  
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

兩宮面質

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卽署  
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

臣其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讐怨劉瑾斥

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

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

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崔洪薦郟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  
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  
之私廢天下公論忘

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



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臣

死有餘辜無任隕越俟罪之至緣係急除大逆以禦

大亂事理謹具奏

聞

慶幸討賊永綏福祚

奏為慶幸討賊永綏

福祚事臣在得漢軍中間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為我

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

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

之說以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巖同類摧剝羅織天

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

比聞遣

榮王之國脩

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  
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  
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  
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  
之孤立况如大聖對難言言者必難同酸酢陳露於天

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如高宗  
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在

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

皇太子誕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為

皇太子已長尚未

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

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  
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



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  
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况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容  
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  
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  
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

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  
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

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令  
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  
民久罹賊禍方厯

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  
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

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



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  
書之謂功出闈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

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

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未也幸一未傷文武  
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  
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  
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曾請

陛下撤

行宮回

內宮倚

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  
未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  
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  
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  
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  
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



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

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

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狡狠回遹贊逆賊以亂人國睨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  
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  
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  
循用

孝宗舊人脩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允

聖政日清

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

藁隨本上

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

久閒老病踈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

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

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緣係

慶幸討賊永綏

福祚事理謹具奏

聞

回話疏



奏爲乞

恩認罪回話事正德六年二月十六日准都察院行到咨  
該禮部咨該臣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奉

聖旨林俊先因四川地方有事起廢復用遷延日久未見  
成功乃敢出位妄言沽名要譽况劉瑾罪惡已明正典  
刑廢黜官員已陸續起用先朝舊政已漸次脩復蕭敬  
等已有處置劉大夏已有恩典了如何又掇拾奏擾事  
多不實中間離間兩宮挾取親王財物又將錢鉞發屍  
斬首等語尤無根據亦有非人臣所當言者又自稱本  
藁久已寫成當劉瑾亂政之時未及進呈顯是懷奸畏  
罪本當究問但流賊尚未盡絕且着用心勦殺便從實  
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咨臣欽遵回話者  
雷霆震擊魂魄爲飛  
天日照臨肝腸敢隱方備

收於馬勃重觸諱於

龍鱗咋指噬臍斯臣自取誅殛者也臣識闇且愚年衰近  
耄雖欲勉萬分之報而計事實踈夫禍患之來

天所以開

至聖也

皇上智明庶物慮周萬機其於劉瑾事情固已張弛殆盡



身素集卷之四  
矣而臣又伏林下近又僻處軍中無據風聞冒干  
宸聽斯無異夫曝背之老處井之鼃有識之所群癡而賤  
天亦笑者也

皇上量同天地未即加誅容臣自實回話臣委的不知事  
體出位妄言誤涉忌諱罪當萬死况臣纏綿末疾父  
痼煙霞生長南方不閑鞍馬繆承兵寄師老費財伏  
望

聖明藏垢納汙哀臣之志而畧其詞憫臣蠢愚而憐其衰  
朽

赦臣罪死使骸骨得被

恩私泉壤尚含悔愧臣無任怖懼感泣求憐之至緣係節

奉

欽依從實回話及乞

恩認罪事理謹具奏

聞

○監馱等捷音

題爲捷音事竊惟有苗弗率虞廷興伐罪之師蠻荆爲  
讐周室整南征之旅成湯誓衆庶以致天罰武王興  
一怒以安天下此自古

帝王之世未嘗無師旅之興蓋所以代天理物而爲民立



身素集卷之四  
奏議  
七  
極也廼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鄔本恕等本皆小  
醜輒逞元兇倡亂歲更二三烏合人餘十萬私造軍  
器而建五方旌旗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僭  
號始啓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  
以數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奸虜鄉市房  
屋爲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厯

聖慮

命官興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  
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

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劫殺以戕害人命  
先該四川在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  
茅壩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  
復聚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  
又至萬餘揔制咨臣整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  
章行副揔兵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候原委湖  
廣紀功御史何棐分守左叅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  
揮李玉樊燁所統辰九等衛弁永保等司漢土官兵  
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陝西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通巴  
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左叅政曹祥僉事李恕今陞



按察使公勉仁右叅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斐叅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朱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縣熨斗壩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虜叫頑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趕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定

并鮮末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摠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差人催促前來及各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崗長覃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酉陽土舍冉震等先後各到圍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緊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兵閻綱領兵在於延昌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千圍隨賊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



知罪惡深重賊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稻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寺相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撥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勒要

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鄔本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樹埡劫虜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

腦皮詐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得設計擒拏間十五日藍廷瑞又將虜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么女送與彭世麟爲妾意要央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母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鄔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宣何伯陽馮軫胡揔劉俸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永清曹玘李萬良陳珊劉渭



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攘開間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兵追殺本哨官兵永順宣慰彭明輔下土舍彭世麟等當時生擒賊首藍廷瑞鄔本恕并賊老人王守忠趙永清等及追擒賊黨男婦共五十三名口斬獲首級耳功三十八顆副奪獲騾馬六十頭匹與賊器等件賊黨因被追緊到於馬板灘河水泛漲約有四五百人投河溺死彼時水急止撈得長鎗二百三十二根見在餘賊除各哨追襲擒斬呈報等因并左哨領兵都指揮宋英亦報統督保靖領兵宣慰彭翰督兵本日

生擒賊首李尚鑿及茅岡崗長覃良佐擒獲賊老人冷玉珍何伯陽并指揮童昶等各漢土官兵擒獲賊老人李忠相胡揔即張大等及賊共一十八名斬獲首級四十三顆奪獲騾馬四十頭匹各呈報轉呈及據四川守巡兵備等官左叅政曹祥副使張敏等各呈據酉陽領兵土舍冉震本日生擒賊首王金珠并領兵吏何定土舍安宇鎮守太監叅隨千戶溫欽冠帶舍人常璋各報斬獲賊老人譚文章等首級并耳功共三十七顆副擒獲賊黨男婦共四十五名口通判第五德亦報斬獲耳功四十副擒獲賊黨男婦共



二十七名口又該領兵都指揮吳宏并據建昌衛所  
指揮張琥等各報斬獲耳功一十五副擒獲賊男婦  
一十九名口通共奪獲騾馬二十四頭匹又尾十尾  
并旗印賊衣等件等因摠計各哨官兵擒斬賊級耳  
功共三百三十九名口顆副騾馬一百四十二頭匹  
各開呈到臣及查先該守巡川東川北二道左叅政  
曹祥右叅議錢朝鳳按察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節呈  
正德六年三月初三日千戶張倫劉瑞朱勲百戶許  
忠本曹張麟所鎮撫喬遷舍人龔勲昌傑小旗小李  
昌盛吏劉渭鄧盛章老人鄧剛追至劍州馬耳山等  
處敵斬兩耳小功一十六副生擒朱五楊六兒二名  
本月初六日張倫與吏何士昂軍人呂伏八等追至  
墳亭子等處敵斬兩耳小功七十二副生擒男婦永  
安四兒見生楊貴端樊仲良梅子眇兒桂兒大姐么  
女十名口本月初七日千戶梁輔小旗王安等敵斬  
兩耳小功二十副何定等生擒婦女馬氏蔡氏侯氏  
唐氏楊氏王氏六口本月十二日判官孟仁吏夏垣  
等追至小尖山夏垣生擒賊老人劉么審得王僉事  
係伊殺死并追趕跌崖身死賊一十七人本月十三  
日渠縣巡捕老人蕭伯瑀追至漏佛頂敵斬首級并



兩耳小功共一十五顆副生擒妙勤小李兒鄧良安  
秀李智陳國用戴廷瑞王長兒八名口本月十五日  
第五德何定何士昂夏垣追至牌樓舖敵斬兩耳小  
功二十六副生擒張澄聞氏張氏三名口本月十六  
日又追至長壽里敵斬兩耳小功五副生擒男婦何  
金志何應清黎本洪下么兒等七名口殺死一名本  
月十七日各賊欲攻新寧縣治義官張進個敵斬首  
級六顆生擒男婦五名口射傷六賊各賊敗走本月  
二十四日李蔭冉震追至清溪堡敵斬兩耳小功七  
十四副生擒賊老人敖清婦女二口追趕過河淹死  
四十餘人吏鄧盛章家丁鄧盛珠石盤舖擒獲劉正  
春霍瑀二名本月二十六日省祭官陳定追至土溪  
井敵斬小功一副本年四月初八日李蔭督同酉陽  
石砭等兵追至十二渡水敵斬賊首趙老人等兩耳  
小功四十五副生擒婦女一口東鄉縣訓導李貴擒  
獲王太祖蒲嘉生陳氏三名口本月十三日第五德  
何士昂追至高歇子敵闖一十二陣儼回夷滿剛衝  
鋒連箭射死四賊老人二名賊方退敗官兵乘勝斬  
獲兩耳小功一十一副生擒王杲張氏唐氏三名口  
本月十四日總甲張志端等在於金竹坪等處擒獲



王保兒趙才周伯森李金良四名通判王斐督併鄉  
勇向孟春等敵鬪生擒賊首大老人張良揔甲傅萬  
山及被虜王伏隆李朝甫朱萬聰楊雄吳金方王慶  
甫何熊彭春王保兒馮繼洪王氏范氏共一十二名  
口及據營渠達新東開通巴等縣鄉勇梁政幸鳳等  
各陸續擒獲任和甫楊貴喻萬林馮李香傅什孫王  
秀鍾萬山王璽羅遜王成吳憲楊么老徐九兒舒末  
爵楊時春楊寬彭成孜楊金張萬欽宋孟新顧廷新  
岳應春陳友禮廖吉李應甫陳氏向貴鄭萬明趙東  
蠻李兔兒度守定楊丑蠻陳萬龍蔡馬兒張友張朝  
貴楊渭李俸李永俸李應甫李景太李萬銀汪孝兒  
馮氏香兒陳氏王子堅陳萬貫張明嚴估李坤甫馮  
伯魁李玄相孫伯俸周太陽方自友孫鸞韓氏王氏  
張氏彭崇厚陶氏李儀張瓦兒張么兒六十五名口  
斬首六顆義官李松擒獲王應一名楊相擒獲李森  
一名孫伯碧擒獲牟欽彭道成二名陰陽官王世安  
等擒獲何本政徐奉金李狗狗張氏四名口除射殺  
身死不曾割功并淹死不筭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  
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  
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



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十三兩四錢八  
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死騾馬九十餘頭匹  
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母舅鮮  
求金戶內藍相藍永金姨夫吏何鸞節次入營招撫  
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計猾不來迎  
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肆劫掠已經總  
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搬移入城遠  
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糧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  
壁拒守賊過則趁時耕種賊果艱於搶食虜騎逃過  
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力屈又被官兵追緊意欲

至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官兵湊集團隨  
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湖廣都指  
揮宋英等一哨於金寶寺正東十餘里螺拐山住劄  
施州衛指揮童昶等一哨於本寺東南十里方斗柳  
枝坪都指揮李玉等一哨於本寺正南十里瓦窰塢  
四川石砭土兵人等於本寺西南八里羅花溪都指  
揮李蔭等一哨於本寺正西十里崖城坪都指揮吳  
宏等一哨於本寺西北十里多羅坪執旗吏何定一  
哨於本寺正北將十里寶興寺通判第五德一哨於  
本寺東北十餘里十二灣界剝寺各住劄及行見在



身...卷之四  
奏議  
軍前湖廣監軍御史何棐參議方璘四川按察使公  
勉仁參政曹祥副使張敏馮傑并原取軍前贊畫致  
仕知府王嘉慶等各去分投督調臨時那近相機撫  
勦及四川鎮守太監常興巡按御史俞緇督發兵餉  
前來協助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  
營散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  
哨亦各有人何定安宇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  
設計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  
一名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  
散逃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  
領兵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  
絕若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  
上執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  
又會臣出給告示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  
諭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躲在  
山林避命者俱許照奉

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  
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  
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  
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議照藍廷瑞鄔本恕首倡



身素集卷之四  
奏議  
三  
爲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玉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  
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旗上僞書貧王天子後改  
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揔兵  
官收掌萬戶府僞印遇有更換老人揔甲等項印給  
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  
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勦散軍民胥慶地方已安  
此蓋仰賴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無疆之福

聖謨神武施及遐方揔制洪鍾壽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  
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  
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  
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  
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  
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

知奉

聖旨林俊協謀進勦功勞可嘉寫勅獎勵差來承差賞紵  
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免他辦事着吏部照本等資  
格除授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兵部題前事正德六年  
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洪鍾加太子太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韋興  
歲加祿米十二石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林俊陞本  
院右都御史藍章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有功陣亡等項官軍人等着上緊查勘并副叅紀  
功巡按守巡等官一併來說生擒首惡藍廷瑞鄆本恕  
等二十八名不必解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千戶二員馳  
驛前去齎文與洪鍾就彼或在途隨處押赴附近省府  
會同巡撫巡按等官監看都凌遲三日梟首去被害地  
方示衆欽此

辭免陞賞賊平曲容致仕疏

奏爲乞

恩辭免陞賞賊平曲容照舊致仕事正德六年九月二十  
日據陝西漢中府差舍人楊連齋到兵部咨爲捷音  
事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題擒獲藍廷瑞鄆本恕等  
荷蒙

聖恩陞臣都察院右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者  
負山知重集木若驚竊念臣章句腐儒未閑兵旅虛  
名起廢才短深憂每恨功成之不早而罪至之莫逃  
孤

上知以重貽大方之笑不謂意外濫此



身集卷之四  
奏議  
寵榮夫官賞所以酬勞臣由前之擒勦廖惠廖胖子等與  
奪獲印刀則將士之功由今之擒執藍廷瑞鄔本恕  
等則主將之謀與藍廷瑞之母及其母舅諸弟入營  
招誘之致與臣無與况臣前起廣東右布政使後起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俱因疾辭職不赴今起力疾  
即赴誠以兩川弗靖臣身雖農畝義當竭微分以上  
報

國恩非幸復用規規然圖此過望之典也又兼時務少  
諳福氣素薄桑榆已暮尤深骸骨之懷烽火尚紅轉  
切問閻之念以此羈留未敢求去迹同繫戀心實耻  
之伏望

皇上憫臣至情收回成命容守舊職征勦夔保殘賊麻六  
兒等江津殘賊方四等各平日查照宋臣葉夢鼎元  
臣許衡成化間都御史高明事例許臣順回照舊致  
仕則始終生全之恩皆

陛下聖德如

天之賜臣不勝感激願幸之至緣係乞

恩辭免陞賞賊平曲容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

聞奉

聖旨軍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情



見素集卷之四  
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

大堽捷音

題爲捷音事竊惟克平西蜀崇文正劉闢之誅載靖東川張詠收李順之黨王均討而漢州定吳曦執而興州平師貴有名蜀本難治

皇上德符

七聖化洽八紘在陶冶自無亂民奈覆育尚餘驕子正德六年正月江津殺敗賊首曹甫餘黨方四等綦江奔命網漏無多崖井聚群烏合又盛既又流入思南流入石阡收虜號稱數萬方四僞稱總兵已殺任麻子僞稱御史與小賊首周鳳周統王一千張孫兒孫長官李萬千周黑子王長生廖光周廣趙金統劉漢增藍么楊興張萬頃鄒彥甫等俱僞稱評事揔小旗名色頭戴極厚腦包身穿絮被鎗箭難入又專虜善走騾馬出入如飛劫掠財物燒燬鄉村姦汙婦女攻奪城寨屠戮人民不可勝計

皇上命興三省之師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等處擒斬一千有餘播州兵敗之於三跳等處擒斬二千有餘俱具

題外各賊隨殺隨虜不日又盛四川鎮守太監肅興巡



視今改松潘巡撫都御史高崇熙預知賊必來江津  
報讐議處韋興駐會城高崇熙駐重慶內外操兵遙  
振督同三司等官布政使劉丙洪遠副使王時中署  
都司事僉事盧翊催調官兵整備糧賞軍器總兵官  
楊宏專勦保利麻六兒殘賊添設南川綦江江津瀘  
州各關隘官兵守把添調威茂酉陽石碓馬湖天全  
各流土官兵征進臣分發調征流土兵快前來協助  
本年七月高崇熙改松潘巡撫南川縣申方四等移  
近南川臣因松潘地方頗寧會同總制尚書洪鍾議  
留高崇熙暫駐重慶調度兵糧具

題訖本年八月初一等日方四等來攻南川所屬墳頭  
馬頸雀子岡等關守把官兵敵斬一十九顆搗石打  
死一百一十五名射傷三十四名生擒四十八名口  
本月二十四等日方四等攻綦江所屬東鄉永澄漕  
等處僱回標手等兵敵斬二十一顆殺死師婆一口  
射傷一十三名俘獲男婦五名口賊衆兇狠殺死百  
戶柳芳義官曹騰并兵快未查的數官兵走敗賊衝  
過關進入南川綦江二縣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  
敘州攻打會城聲勢張大遠近驚駭臣在夔州府聞  
報會同高崇熙韋興各添調各屬漢土兵快及會總



制尚書洪鍾添調施州土兵又臨重慶會處常與仍  
駐會城高崇熙駐瀘州臣駐江津又因重慶人心驚  
疑議留巡按監察御史王綸駐重慶加厚賞軍會委  
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領兵從合江進副使李鉞知  
府曹恕領兵從江津進相機夾攻右叅政邵蕢等同  
知府劉思賢整備一應糧賞本年九月十四日會  
撥石砭宣撫馬徽土舍馬龍兵到江津賊從該縣後  
山鷓鷹石前來攻縣各兵力戰賊勢大敗追至合山  
坪攻破四營斬獲首級耳功七十七顆副生擒男婦  
九名口本月十七日臣趨江津中途探賊十八日再  
來攻縣催兵寅夜過江當日辰時賊馬步共約八千  
餘人扛擡梯架執鋤背草分路前來哨馬七十餘騎  
先到縣後教場埧當發酉陽播州石砭建始等兵分  
作三支迎敵李鉞曹恕督戰斬獲首級共一百二十  
七顆副生擒男婦三十名口被搶耳功不全不准功  
二十八副本月十九日二十一日李鉞兵追至白  
沙等處敵斬首級耳功三十七顆副生擒賊首李萬  
千并男婦九十七名口本月二十二日追至高觀山  
敵斬首級耳功五百餘顆副生擒男婦二百餘名口  
土兵乘勝直衝老營賊望見兵少齊力包圍兵快走



敗催兵書吏何士昂隨同酉陽播州建始儼回等兵策應賊徑追李鉞被何士昂射傷二賊方行退走各兵首級丟棄生擒走脫外實驗見存耳功二百三十二副生擒男婦二十四名口臣入哨犒軍敗卒復聚分定四哨仍令李鉞曹恕督進千坵塆高峒河對山劄營本月二十九日賊隔河告願招撫李鉞發牌入營令將方四等各首惡綁縛來獻餘黨免罪給票寧家賊暗分三支來包我兵前哨石砬左哨酉陽右哨播州儼回等兵迎敵殺死穿大紅織金不知名賊首一名餘黨殺死二百三十餘名賊勢方敗林獠直衝過河賊據高樞石各兵退散功級俱不及割賊又徑衝中軍聲言只要殺官吏何定何士昂緊護李鉞賊不敢近實驗生擒男婦九名口臣因賊兇狠行令收兵養銳與同葦興高崇熙楊宏差人催調新兵加賞調度又同王綸添委通判李相涪州添集鄉兵增脩城垣守把關隘以防來攻涪州武隆之路本年十月初一等日賊移白土坵要攻合江何珊與同續委僉事馬昊分督指揮盛鸞土舍文仲金等儼回標手等兵敵斬首級一十二顆射死未取首級八十餘名射傷方四任鬚子等二百二十餘人生擒男婦約有八



十餘名口賊又添人馬包圍我兵文仲金等奮勇力戰何珊馬昂督兵策應賊方退走功級丟棄生擒脫走實驗見存首級八顆生擒二十二名續該楊宏分發都指揮王泰帶領茂州等兵前來助陣本月初六等日賊因累敗移劄大小水漕欲奔播州哨知各關守把嚴禁及路道掘斷人馬難行復回猫兒嘴臣復委推官吳文遠統領涪州等兵協把綦江改委馬昊王泰領酉陽播州等兵一支由合山坪進何珊鄒慶領儼回標手等兵一支由白沙進李鉞催督指揮童昶領施州臘惹火田忠峒忠建散毛等兵并吏何定民快一支由綦江進又發火牌令生擒賊徒周大富入營招撫本月十三日方四等令李廷茂出官告願聽撫當發火牌令李廷茂周大富快手張守然羅曉入營約限本月十七日方四等頭目二十人親赴軍門投見與伊奏乞饒死克軍脅從給票回籍各賊故違止令張守然羅曉回哨說稱要在一處立衛克軍不肯分散又移李市鎮欲走綦江高崇熙訪得方四任鬍子周俸等俱仁壽縣人行取各家族屬方廷祖方海等到官會臣發牌入營招撫約與四日來回姑不進兵方四等惱怒將方海任大鎬任萬眼周永立



并鄉導樊清殺死方廷祖放出回報不肯聽撫任意  
自散本月二十一日李鉞督領童昶何定將兵分爲  
六哨從大埡小埡月埡關口等路並進賊疑鄉兵前  
來迎敵矢石如雨各兵直衝高梁六面俱合衝破老  
營斬獲大賊首任鬍子張孫兒各賊大敗追殺二三  
十里跌落高崖并十丈餘月沱直至筍溪等河三四  
餘里人馬重疊河道俱滿擒斬首級耳功生擒方四  
妻妾已驗過一千八百六十二顆副名口俘獲幼男  
婦女三千四百一十七名口方四點子馬并各驢馬  
四千五百四十四頭匹俱收在哨其餘爲因天晚功  
級未及割驗童昶何定戒諭土兵待約三哨刻期夾  
攻土兵夷性生野恃勝貪功本月二十二日三更時  
分食不及飽俱各前去何定力阻不從童昶用刀背  
攔斫不止與賊交鋒敵斬耳功二十三副殺死未取  
首級二百餘名戰至末時各兵饑餓被賊直衝中軍  
殺死千戶田宣冉廷質并土兵二十餘人前獲功級  
燒燬丟棄生擒方四妻妾并男婦脫走驢馬仍復搶  
回實驗見存止有耳功二十三副生擒男婦七十九  
名口及各兵槍騎見在點子馬并驢馬九百餘頭匹  
兵回百節驛臣又入犒軍收拾散兵整棚兵器發令



入哨探得賊走南川武隆與重慶相近瀘州江津可保無虞臣同高崇熙又回重慶計處調度何珊馬吳督兵經過紅崖筍溪二處差千戶趙廉賈杲收拾丟下在彼功級尚有三百二十顆副殺死未割功男子九十二軀撈起浮水男婦四百七十六軀死馬一十七匹臣又委千戶曹楫百戶楊杲等親詣殺場及大壩月壩紅崖關口等處查訪地方莫日中等衆稱月沱至筍溪牛渡等洞長三四里寬二十餘丈深十餘丈彼時人馬填滿及各崖箐人馬跌死數層約八九千餘隨同親數除連日大水漂流及燒燬功級并深箐無路可入難數外查驗已割功男了一千五百五十七軀跌崖落水未割功大小男子八百六十二軀老幼婦女七百五十軀本月二十三等日何珊馬吳兵追至板橋河虎頭山筍溪等處敵斬首級耳功七顆副生擒男婦一百一十三名口本月二十八日賊逃綦江永澄漕本月二十九日何珊馬吳將前兵令夷滿剛周邦李祿楊渡率領同何定續領施南土兵分哨並進敵斬首級耳功二百六十四顆副一耳小功六副無耳不准功小功二副殺死未取首級一百餘名生擒男婦四百二十六名口本月初一



日賊在東坎關架梁迎敵我兵又勝追至東鄉埧等處敵斬首級耳功四百五十二顆副一耳小功三十一副無耳不准功小功一十六副生擒男婦四十六名口各賊敗走跌落天生孔一百餘名本日并初二日賊勢窮蹙沿途將行走不動老幼砍死約三百餘人又將被虜男婦放回約七百餘人砍死螺馬并竄草男婦不計其數本月初五日何珊馬吳兵追至長灘沙嵌子本月初十日追至搖櫓箐敵斬不知名穿織金段衣花樣腦包賊首一名并耳功一百三十三副一耳小功四副無耳小功不准功四副生擒男婦七十六名口乘勝追至搖櫓關萬丈懸崖中僅小路賊自擠跌死不計其數騾馬跌死砍死五百餘頭匹牛二百隻丟下被土兵收獲男婦六百餘名口騾馬八百餘頭匹對山叫說曉得手段了望對各老爹告訴容我去真州播州思安各散莫來趕我土兵收獲人口騾馬執要充賞不肯報官及各隘鄉兵陸續敵斬首級一十二顆生擒男婦二百四十三名口審據各賊執稱曹甫先在刁家坵殺傷未死今又改名陳二投入方四營內及稱賊營殺手南川江津等處被官兵殺死約五六百人大埡被施兵殺死約二千有



見素集卷之四  
奏請  
三十  
餘頭目任鬍子張孫兒殺死見埋在彼各賊逃散數  
多在營男女共約二千餘人男子不及千人殺手不  
及二百人私議到思南再集有人明年再來等情通  
查迷失丟棄漂流燒斃及深箐難數功級身屍外數  
驗不准功項下跌死淹死殺破身死放回被虜老婦  
男婦并耳功不全共約四千二百四十五名口軀副  
殺死跌死騾馬牛隻共計二千七百餘頭匹數驗量  
准功項下殺死未及取首級并已割功男子及收回  
丟棄功級共約一千九百六十九身軀類副見驗實  
在報功項下功級一千四百五十三顆副生擒并土

兵俘獲男婦一千八百二十七名口奪獲騾馬二百  
三十一頭匹斬馬尾九十二條腦包賊衣氈衫二百  
九十三箇件鎗三千四百餘根弓刀鈚頭共五十六  
把銅印三顆叅將等旗五面賊卯簿一扇批一張紗  
帽一頂銀簪一根金環一雙銅鑼二面鈴一串牙笏  
一把前後擒斬跌殺等項約萬餘人除見在功級收  
候紀功御史汪景芳紀驗賊屍省令地方掩埋報官  
生擒并土兵執收男婦量與贖回查審事理輕重斬  
首克軍釋放賊幼男聽候取用被虜無歸幼男婦女  
配軍招人收養馬匹給賞缺用兵快無依男女并入



官殺傷兵快已到給與湯藥一十四名未到及陣亡官兵約有一百餘名查實優卹被賊人戶招撫復業量給賑濟仍催各哨分兵夾攻務獲首惡剋平餘黨以靖地方外臣會同鎮守太監韋興巡撫右副都御史高崇熙摠兵官署都督僉事楊宏巡按監察御史王綸議照方四任鬍子等漏殄強徒招納亡命恃兇曠之性挾驍射之精臨敵雖百挫而不回殺人至一家而俱盡盜竊名器脇虜稱四萬人蹂踐鄉村焚掠幾數千處大言無忌累撫不從初起思南石阡即欲取雲貴而下辰常再入南川綦江又欲攻重瀘而窺成敘幽明共怒覆載不容以故

天迷其秉我師連捷見今逃散奔命賊勢大衰地方頗寧  
茲蓋

上天純佑

列聖神靈

陛下聖武布昭

一廟堂授成將士用命之致中間領兵何珊李鉞馬昊託志忠勤力任討賊何珊督征藍五曹甫方四三大盜備歷險艱勞效最著陞賞未被李鉞兩危不挫與馬昊曹恕慷慨當前王泰童昶協力督戰童昶又能嚴



戢蠻兵稍遵紀律大埡之捷尤樹奇功何定領征保  
十餘城立幾千功尤爲各賊畏憚藍鄔之執亦與有  
力以功昭忌積勞成疾及再叅謀又成連捷似宜錄  
用并何士昂周邦夷滿剛李祿楊渡累肯當鋒何士  
昂兩脫李鉞之難功各可錄總制洪鍾會調施兵常  
興高崇熙始終經畫楊宏王綸汪景芳并三司等官  
協力運謀臣因人成事然崑岡烈焰未免玉石之俱  
焚漢土雜兵難保閭閻之無擾至於屠戮之慘公私  
之費非臣之所忍言也無任殞越俟罪之至謹具題

奏

聖旨是這地方用兵日久鎮巡等官盡心調度三司等官  
備歷艱危今次擒斬追殺等項賊級一萬有餘功勞可  
嘉韋興歲加祿米十二石林俊已致仕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高崇熙王綸各陞俸一級何珊李鉞馬昊王  
泰也各寫勅獎勵還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曹恕童  
昶各銀五兩紵絲一表裏何定并何士昂着鎮巡官分  
別等第重加賞勞待勘報功至日另行陞賞陣亡官兵  
一都依給與棺斂銀兩欽卹其家其餘有功陣亡人員着  
一紀功御史上緊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更賢討賊疏



奏爲懇乞

天恩更賢討賊哀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臣舊患風疾  
久乞致仕正德五年二月誤蒙有四川征勦流賊之  
起臣前疾未痊精神不逮又書生委不知兵受

命慚忤顧臣子大義不容辭者故四日出門決策西邁所  
恨衰年多蹇警報聯絡方藍廷瑞等少靖於夔保而  
曹濬等又突起於江津及曹濬克平藍廷瑞等又盛  
藍廷瑞就擒而方四等又盛方四等僅衰而麻六兒  
等又橫臣左隄右遏應接不暇近該兵部題

准方四一支行都御史高崇熙征勦麻六兒一支行臣會  
總制洪鍾征勦雖各有分任然臣龍鍾轉甚日暮耳  
重事過輒忘風疾舊患止左手左足今又連及右足  
身體潮熱頭眩腰痛痰壅下血惡證屢添朝不保夕  
竊計臣之出爲討賊出也賊未盡平而遽求去臣心  
豈安臣病委不支技亦僅止此耳自實而付之能猶  
爲可諉若至大壞雖壘粉臣身亦復何救斯臣所晝  
夜憂惶悔懼不能自己者也伏望

聖明特勅吏部會推風力知兵大臣上請

簡命代臣巡撫討平殘賊早靖地方憐臣病勢危迫衰老  
無能放回照舊致仕使三川之民再安田里臣再遂



骸骨之私皆

陛下

天地大德造化曲成之恩之賜無任感泣悲鳴願幸之至  
緣係懇乞

天恩更賢討賊哀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

再

再辭陞賞疏

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崇熙

謹

題爲再乞

天恩俯從辭免陞賞事准巡撫四川今致仕右都御史林  
俊咨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該本職奏爲  
乞

恩辭免陞賞曲容照舊致仕等事奉

聖旨軍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情  
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職欽遵  
望

闕謝

恩即日致仕回還訖竊念

聖明造化曲成之恩既遂私圖又優前渥



天高地厚覆載難名自幸生逢  
神聖之君得蒙仁厚之澤豈勝感慰然私計之先年之乞  
歸以有疾歸也近年之再出以撫勦流賊出也今疾  
愈亟不得已而乞歸

皇上俯從所請恩甚盛矣至於流賊一事職勦既久策撫  
又欠終深乏戡定之長久抱推誠之愧顧蒙

欽進右職然既休致未敢僭論若

欽賜白金正承晚景之乏

欽賜大紅織金豸衣及裏製爲山間歲時祝延

聖壽之服足以榮鄉梓而侈

上賜豈不深願然貴所以酬有功也無功受賞義稱不安

理在當辭非敢飭讓綠職已致仕難再差人齎

一奏而原賞金幣封寄重慶收候見在未敢拜領台行移

咨煩爲具

奏定奪俯容辭免使理得心安等因移咨到臣看得致  
仕都御史林俊自來四川征勦藍廷瑞等將及二年  
近又征勦方四等與臣同處將及數月每以賊未即  
平負

陛下除害救民盛心爲懼語輒流涕每見鄉民劫殺之慘  
及聞州縣焚掠之報放聲大哭又每言受賞實非素



懷况功未成尤切不安今本官臨回又咨前因但謙讓雖其本意而錫予出自

朝廷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林俊所辭賞賜銀兩表裏已有旨不允着高崇熙就彼差人齎送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見素文集卷之四

見素集卷五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臣林俊謹

奏為乞



恩辭免起用容令照舊致仕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頃綴郡班伏聽

明詔仰見

陛下承

天應會嗣

德績圖運獨斷於大猷復舊章於新政以與臣民更始雖  
窮崖絕谷之人咸忻忻然觀泰平之盛績又收用群  
策拔起遺老臣亦備數陞工部尚書

勅催上道者禮君言不宿於家臣逮事

累朝受知

明主少堪鞭策豈惜驅馳切念臣氣血蚤衰百疾交作重  
以火邪風證舉發無時精神短少跪拜必據地而起  
語言即隨事而忘涯分自循首丘待盡臣之力不能  
起也

陛下圖任舊人同薦皆鉅儒長德臣才僅中人學非經濟  
何以贊末議以裨維新之治臣之才不足起也禮七  
十則致仕宋范鎮表辭召命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  
待年六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臣六十而致仕七十  
而復來於禮又不宜起也况司空職重位難久虛伏  
望



皇上憐臣情懇容照舊銜致仕別選老成以充任使臣草野餘衷尚願

陛下敬德祈天親賢成治戒後甲之蠱以孚已日之革無任忻躍感幸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召用豈可稱疾懇辭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慎勿再辭吏部還差官前去催促啓行毋或稽遲該衙門知道

第二疏

奏為再乞

天恩哀憐衰老容免起用事臣蒙

聖恩起工部尚書具本辭免容令照舊致仕實封登途循省驚懼方

陛下經理堯舜求人如不及之時臣處海隅去京師六千餘里若至再乞動踰半年誤事曠官由臣之咎謹昧死再陳者切念臣逮事

累朝晚叨竒遇不惟心欲起義當起論者亦謂臣不宜固辭也然臣謹身畧攝調之節百疾常罹臨事乏應



變之方一剛獨任故安知止之分以自附易退者流  
嘗

五召而三辭亦再出而亟退今已七十致仕之年矣古  
者年至而出必完德雅望足以副

上心崇論欲議足以裨鴻猷而繫重天下而又神采健強  
表儀朝著出不徒出也臣老病衰頽舊學荒落百能  
俱後寸息僅存萬一起不能至值數盡之期至不能  
效取名虛之議而又進止顛越貽笑班行臣恐盡棄  
平生負海內之望以上累

陛下拔起之明雖殺身何足滅耻謹瀝血誠再干

天聽收回工部尚書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仍  
右都御史職銜致仕無任踴躍感幸之至謹具奏

聞

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  
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  
懷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第三疏

奏為懇乞

天恩哀憐老疾曲容照舊致仕事臣遭際



聖明備數起工部尚書節該欽奉

勅朝廷更化之物方將圖任舊臣輔成新政特茲起用勅至卿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朕簡用至意毋或稽遲

臣疏辭免節該奉

聖旨卿老臣舊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豈可稱疾懇辭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毋或稽遲臣再疏辭免節該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懷慎勿固辭欽此吏部備咨差辦事官連齋到臣欽遵

望

闕叩頭謝

恩訖切念臣久安閒散重逼衰遲忽魚水以相逢值地天而交泰雖枯荻老節同發育之深恩而拔茅連茹感彙征之亨會遂決策上道仰荅

皇慈不謂血氣既衰山嵐易入至建寧而痰嗽大作羸弱殊常對人羞縮恐涉先貞後黷之嫌靜思壯時江西之節東奚有寢謀四川之討伐奚有終效今已踰七之年焉有壯猷長策可裨新政者哉誠恐徒孤倚毗盡負平生使天下後世疑今日老成之召亦有虛名



無實之人賈妄索高皆自臣始爲世道累非細且臣  
痰嗽至今未脫隨在就醫動留數日飲食多滯步履  
艱難聽重視昏形衰骨立伏望

聖慈憫臣情懇容回照舊致仕療理前疾臣林野餘年皆  
陛下之賜無任激切祈憐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新政之初群賢滿朝卿以舊德召用尚未到京朕方  
延竚以俟豈可稱疾固辭宜照累次勅旨亟來供職以  
副眷懷毋再稽遲吏部知道

第四疏

奏爲懇陳老疾容免任寄放回致仕事臣待盡丘樊望  
承

起落有工部尚書之召所以一辭而再辭者諒非得已而  
不已也顧蒙

獎借臣感激

知遇強力登途未數程而痰證大作欬唾失音形貌銷落  
復疏懇辭又蒙

獎借未即

俞允尋復改臣刑部尚書陰整而



身素集卷之五  
奏議  
日月依光老境而風雲際會竭忠盡愚臣之所也不謂老  
至病來風寒再作舉止加難且前辭今受頗涉於擇  
官而左曳右移尤難於供事臣今踰七之年精力有  
不可強者矣凡拜必人扶而起是可用之班行凡食  
畢即擁被而眠是可施之臨政凡大寒大熱杜門謝  
客是可舉以待天下之士夫以乞言補過輔新政萬  
分者耶况今  
朝多君子何患不堯舜其  
君臣在職去職焉有焉無誠還之林野之間亦足以少裨  
廉退之俗仕處各有宜者臣實不堪就職伏望

聖明容臣回籍致仕別選賢能以克任使臣無任感幸頌  
禱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書廷臣以卿先年  
曾任本部司屬合辭共薦乃有改授之命卿承召遠來  
足見忠愛至情如何又屢疏辭免宜即日赴京入覲以  
盡大臣體國之義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議禮疏

奏爲輯成論以備議禮事臣樸質無似逮事



四朝常思我

明之天下蓋有歷宇宙長存者矣而群邪簸扇遠邇遽推仰天號訴何至若是極也

天幸篤生

聖神為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

宗社莫安版宇如故懸命鋒刃之人盡置衽席雖附奸養

亂之徒亦得以洗心滌慮同我泰平更始

詔書中外傳誦謂

太祖之開創

陛下之燿華前後並躋儼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

意議禮未定吠聲傳疑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

畏也臣聞

憲宗臨御之初議上

尊號近待有迎合稱

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

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

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為

皇太后賴

憲宗委曲勸諭



聖慈仁壽聽從及

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墓地彭時曰

梓宮當合葬

裕陵

神主當祔

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

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

聖母有礙彭時曰

皇上孝事

兩宮奉

梓宮合葬全

聖孝爲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人心不服劉定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

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

聖文華殿號哭聲聞于內傳

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

旨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

憲宗孝隆

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稱

純皇帝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

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

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觀過知

仁

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

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

也子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

既嫁則服移所夫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

於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恣然忘

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

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

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

笑後世

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

陛下襲爲之愛子莫如父母



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為之且

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

內恣交合以害正道其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

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

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

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

憲宗之臣無異

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

憲宗之請無異

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

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

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

綱常正

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

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

之我

憲宗事

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

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為逆祀而卒正



身... 卷之五  
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衰病淹纏勢當堅乞  
致仕

聖諭責以輔成新政抱罪負

恩於心有缺焉然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

政矣謹輯成論備考禮少効報答之勤惟

陛下擇焉謹具奏

聞

一書舜受堯也曰受終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  
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名雖曰禘而人後之意隱

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獨不見有追尊所生  
之事大聖人所以爲爲萬世法也

一商十二王周三王皆兄終弟及亦不見有追尊所  
生之事亦後世法也

一秦襄王夏姬所生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尊爲

太后遂開後世兩后之端劉剡謂秦襄之後當書

秦亡師丹謂亡秦之事不足法是也

一漢宣帝故太子史皇孫所生及爲昭帝後議尊私

親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陛下爲昭帝後承祖

宗之祀私親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太子曰戾史



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後復尊悼考  
爲皇考遂開後世稱皇之端程頤謂失禮亂倫范  
鎮謂宣帝於昭帝爲孫稱父皇考議者終不以爲  
是謂不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可爲戒者也

一漢哀帝宣帝之孫定陶共王之子丁姬所生定陶  
傅太后所養成帝立爲皇太子以既奉太宗後不  
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王祀禮  
之正也及哀帝即位定陶傅太后欲求尊號董宏  
希指引秦襄王並封所生所養故事追尊定陶王  
爲帝師丹劾宏稱引亡秦誑誤聖朝大不道免爲

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  
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定陶傅太  
后爲定陶皇太后丁姬爲定陶共皇后綱目譏之  
謂帝之皇共王者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然猶  
詔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及又去定陶立廟京  
師尊傅爲帝太太后丁爲帝太后四太后府並置  
綱紀蕩然封號之繆未有如此者也臣竊論之定  
陶國也國安有皇又安有帝太太后帝太后哉及  
去定陶之號豈亦自知不可又從而爲之辭然大  
宗既帝小宗又安有帝其立廟京師漢大宗七廟



在爾又安有小宗帝之廟景既爲定陶後則王也何以嗣帝定陶故有廟也景又安能祀共皇京師之廟養傳丁后京師者哉動無不悖史稱哀帝初政可紀自七月以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封拜誅斥凡二十八事其十七皆爲傳太后漢業卒哀尤可爲戒者也

一漢桓帝河間孝王之孫故蠡吾侯翼之子及立爲帝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侯爲孝崇皇母偃氏爲博園貴人後四年又立偃氏爲孝崇后漢靈帝清河孝王曾孫迎立爲帝追尊祖爲孝元后

考爲孝仁皇母爲慎園貴人後復爲孝仁皇后桓靈之世國勢不支悖倫敗禮尤足爲戒者也

一魏明帝制後嗣有由諸侯入繼大統不得顧私親詔曰禮皇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慕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外藩援立董宏稱引亡秦惑誤朝議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身要集卷之五  
事爲戒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爲人後之  
義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爲令臣按明帝文帝之子甄夫人所生甄譖  
死文帝令郭后養爲嗣事后甚謹潛心經籍是詔  
然後爲人後者定可爲萬世法者也

一魏元帝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及即位燕王上壽  
賀冬稱臣帝欲尊以不稱臣有司議燕王正位藩  
服秉虔以先萬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  
曰皇帝敬問大王其制書國之舊典所以辯章於  
天下者宜循法曰制詔燕王其宗廟助祭不得稱  
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  
於群后晉何琦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  
資敬是同父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尊天性之父  
夫以元帝所生之父生不稱臣猶且不可況歿可  
稱帝耶此類是也

一宋英宗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立爲皇子及即位詔  
議濮禮司馬光王珪等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  
復顧私親濮安懿王雖有顧復之恩然負宸端冕  
子孫萬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濮王宜准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皇伯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  
縣君皆改封大國太夫人又言宣帝以孫繼祖故  
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天下亦  
終不以為是光武起布衣征伐而得天下名為中  
興實則創業自立七廟亦不為過止稱父南頓君  
為皇考今羣臣孰不知濮王為陛下天性至親其  
所以必執正議者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  
之議爾程頤謂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  
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  
尊濮王為濮國太王祠襲祭告曰姪嗣皇帝名敢  
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則自極尊崇之道不  
正今日之事亦可為萬世之法當時范鎮呂大防  
等皆乞如王珪等議及太后手詔尊濮王為濮安  
懿皇呂晦謂長君臨御何必假母后令以籓公議  
之口使人歸怨謗於人主司馬光等極言前代旁  
支追尊其父為皇自漢哀帝始今追尊濮安懿王  
為安懿皇正用哀帝尊定陶共皇之意不法堯舜  
而法漢之昏主安足為榮遂皆繳誥而罷司馬公  
乞罷不許臣謹按宋諸臣正言極論惟恐其君一  
陷非禮為天下後世議惜英宗不能從也然今日



見素集卷之五  
奏議  
之禮殆所謂不法堯舜法漢哀者中間希指誤事  
必有董宏其人臣恐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古且  
人君不與臣下爭智捨衆人所非而信一二人所  
是重有窺我淺深以破壞大政所當防也

一宋理宗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太子及即位追  
封所生父希壚為榮王生母金氏為國夫人以弟  
與芮襲封奉祀理宗中才之主然始終崇尚儒術  
廟號曰理此亦理之一事可為法者也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請親大臣疏

奏為竭愚悃以輸忠愛事臣俗韻寡諧世關長謝近起  
舊臣以輔新政臣備在數中亦自知其不可累辭未  
遂強力登途欲及餘年以効涓埃不謂至建寧而痰  
嗽大作至臨清而風寒又作羸弱轉加又有刑部尚  
書之轉身不能以造

朝臣報答無日矣昔者富弼家居言朝廷利病張栻疾  
革遺表勸親君子遠小人史鱣生不能進遽伯玉退



彌子瑕歿以尸諫臣義不容自默者竊聞虞夏君臣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隣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脩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天命固歷年有求有山然矣我

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濂等禮賢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宋濂性不能飲強之而醉自製楚辭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

太宗每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

仁宗賜士奇等并蹇義夏原吉承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

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臯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

太宗爲法

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又常與賢并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



納之袖中勳戚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弘至道恢  
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瑕不掩瑜然哉我  
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  
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  
革傳奉裁冗食弘治之政虞夏爲盛商周令主無及  
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  
也正德之間群邪鼓扇干紀亂常蔑我  
朝綱壞我治體沮喪我士氣枯竭我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幸

聖神入承大統肇革一

詔夷夏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  
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則  
心之收者未必不離命之回者未必不去世容有安  
於亂者未值亂而願於治者顧以值亂傳曰爲君難  
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  
小人是矣今正人滿

朝

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



陛下公布令信慮患遠爲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  
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効小親則小効不  
親則不効而小人乘間蠹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似  
陛下聞近時  
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  
宣召孫交之

潛邸熟聞彭澤之朝著俱屬與科道所論馬房馬數  
錢糧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處

陛下所慰意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  
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  
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於國  
華堂珍館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佛院之費  
以銀計者數十萬兩

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然革亦多矣文武  
小大之臣獨不聞有壞我之革而壞革者多貴近之  
臣或利入官之財產或開預事之蹊徑不知一革變  
則諸革盡變未宜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也且神  
佛之所又有隨拆隨修此等既不能免蓋者之禍又  
何能造修者之福梁武事佛何救臺城道君設醮何  
免漠北邪說誣民聖賢所闢而諸革之壞又未宜自



我始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質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為然自

朝廷以及縉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於此者還樸儉之風使府庫有積海內殷富

朝廷天下之觀

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縉紳民庶之觀士夫人先率之以弘化基則下觀而化約實成習渾樸之風不

靡之俗盡革所謂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革之大也臣徒積効

愚之素竟孤見

聖之懷罪與愧以交并膽與淚而俱落無任忠愛願治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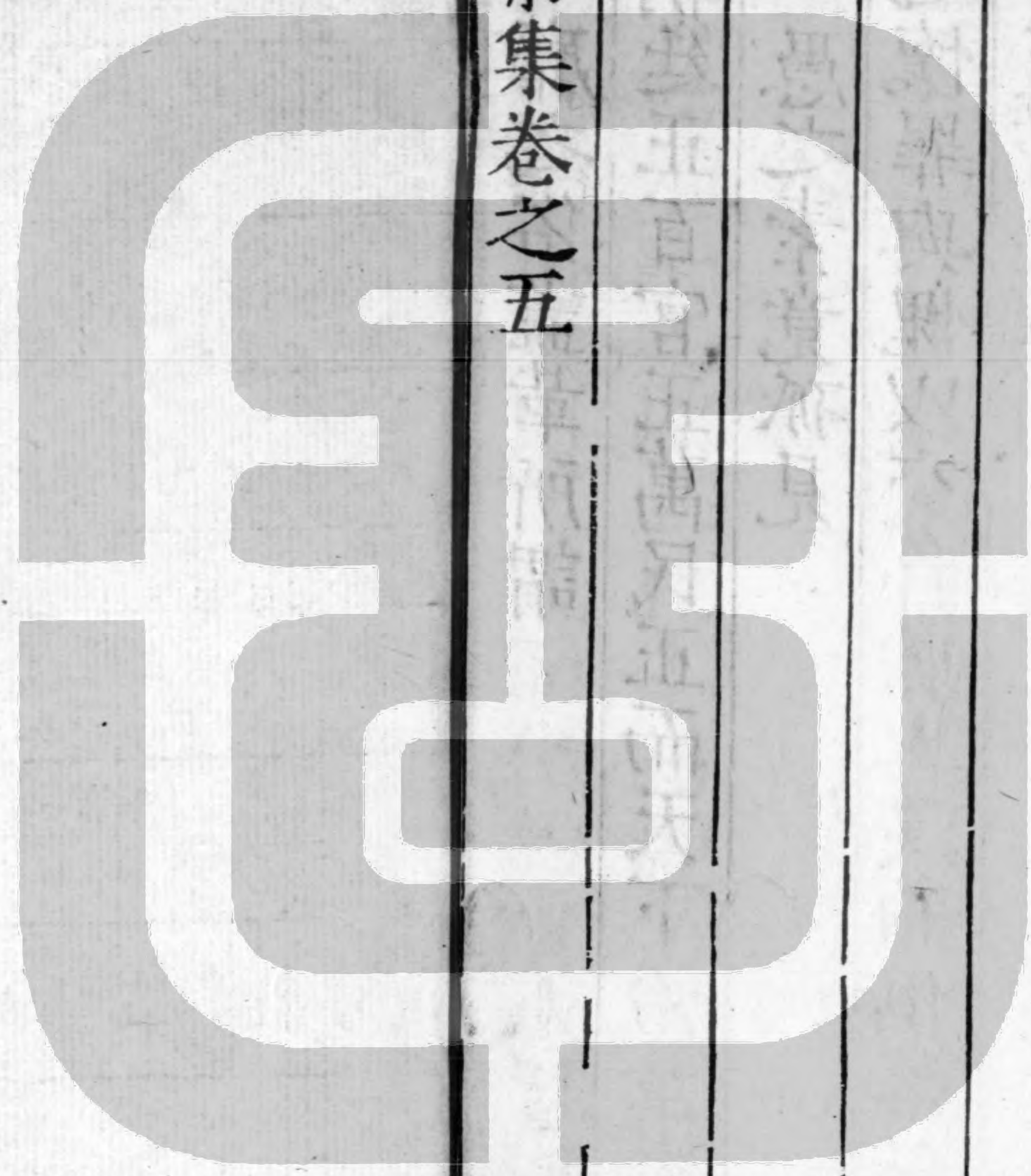
言覽奏具見喉忠受至意姑倚門賦

奉天門

書命相

嘉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見素集卷之五





程